

徒手鑿井 民間建院

撰文／葉文鶯

歷經兩次動工的波折，花蓮慈濟醫院終於能平地起高樓；
啓建到二樓時，估計八億工程款才募得兩億五千萬。
上人和委員談話時掩不住憂慮：
「這是最擔心的。擔心懸殊的資金會延誤工程。擔心萬一……」

一位資深委員起身說：「我們大家來向師父保證好嗎？
一定沒有萬一。醫院一定建得起。請師父放心。」
台上台下，多少雙淚紅的眼，彼此凝視著。

TZU CHI FOUNDATION
東台灣需要一間設備精良的綜合醫院。

爲了這個願望，以女眾爲主的慈濟委員一個個走出家庭，
靠著雙腳走遍大街小巷，
帶動有錢沒錢的人，齊力來做「救人」的善事……

養

母六十大壽前夕，陳錦花希望好好爲老人家慶祝一番。過去，她總爲其添衣、買鞋，這回她想安排一點不同的。

「坐大船應該很好玩！」養母想到花蓮走走。

當年從北部要到「後山」

花蓮一趟可不容易，東北部鐵路只通車到蘇澳，主要交通除了長達七、八小時車程、單線通車的蘇花公路，以及票價昂貴昂貴的飛機外，就是航行於基隆與花蓮間的「花蓮輪」。

陳錦花透過旅行社安排，一早的飛機從台北出發，回程再搭花蓮輪賞覽海洋風光回到北部。

在花蓮，她們僱計程車參訪了幾家寺院，接著到碼頭轉轉，司機推薦途中不妨順道看看一座「精舍」：「不是我在地人誇在地人，我們這裏有一位『活菩薩』！那裏的師父不設功德

箱，自己耕作、做手工維持生活；如果有人要添油香，師父不收，替你捐出做功德。」

在這之前，陳錦花已聽聞佛法，只是每當她將篤信的「輪迴」、「因果」等道理告訴他人，時常被潑冷水。

「我可以拿什麼具體的東西證明佛法的好呢？」她思索良久，祈求觀世音菩薩讓她得遇「明師」。

第一次入靜思精舍請法，她即在這群出家師父身上找到答案——濟貧，建立在佛法「慈悲」的基礎上，以出世理想做入世的工作，佛法的好看得見！

在精舍一待兩、三個小時，後來直奔碼頭坐著大船回台北；然而，陳錦花心頭那艘船才正看見燈塔，決心航向此處。

她將法師創辦功德會的種種告訴先生陳燦暉：「這位師父的理念跟修女一樣。」極力

從上人呼籲建院到兩次動土的五年間，委員們募款之艱辛難以言詮。第二次動土典禮結束後，雖然募得款項距離工程費用還有極大差距，委員、志工仍難掩歡喜之情。



鼓勵信奉天主教的他也到花蓮見見法師。

我跟出家人說不上話。」

在大學任教的陳燦暉是位發明家，民國六十七年初與上人見面，預設半小時的談話卻變成三小時，沒想到法師竟有如此的震懾力！

特別是法師談他在全省進行了第十二年的濟貧工作，有計畫進一步興建醫院，以解決「貧」與「病」的社會問題……

【靠人而不靠天】

從一池水到一口井，讓窮人有依靠

民國六十七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創戰後最高、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隔年，台灣列入世界新興工業國家、政府開放出國觀光……社會貧富差距逐漸縮小，經濟正欣欣向榮。

然而在此同時，偏遠而交通阻隔的「後山」花蓮，正面臨嚴重人口外流問題，貧窮加

上醫療資源缺乏，留在家鄉的老弱，若遭逢貧且病，只能無語問蒼天……

不忍見這樣的苦境，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上人正式宣布將在花蓮興建醫院。

當時，會員只有三萬多人，捐款以十元、百元居多，涓滴累積用以濟貧已經不容易，何況是興建醫院初估所需的八千萬元……「錢」從那裏來？

自著手濟貧，上人從沒等到把錢存夠、自己也有了能力，才去幫助別人。

在那個物資缺乏的年代，精舍常住勤於勞作、自力更生，餐桌上經常一塊豆腐沾上鹽巴炸得硬邦邦，佐飯好幾餐；上人還帶著隨時可能發作的心臟病……卻一心救度貧苦。

曾經，身體一向單薄的上人突感到世緣將盡，詢問大家：「如果有一天，師父不在

了，你們會不會繼續做慈濟？」

「如果師父不在了，我們就要休息了！」委員有志跟隨上人做善事，但也坦率表示，若失去上人的領導，她們應是隨緣散去。

若此，慈濟長期濟助的貧病苦難人何以爲繼？「慈濟的經費來自委員勸募，募款很辛苦，委員也終有一天年邁，如果募得的善款愈來愈少，那些貧戶怎麼辦？」上人思索如何創造慈濟成爲千秋百世、得以永續經營的志業，讓窮人有所依靠。

上人比喻，靠委員募款的功德會彷彿如一池水，能否擁有豐沛雨水挹注慈善志業，靠的是天，也決心挖掘一口井，讓甘美的泉水源源不絕，靠的是人。因此，在病弱之時，上人給自己最艱難的功課——在花蓮興建醫院。

「師父建醫院需要八千萬，需要很多人和很多時間……」

家住花蓮的林玉蘭每想到這兒，眉頭施展不開，出門募款的心愈是急切。

林玉蘭年輕時罹患肺結核，捨不得花錢看病以致無法根治。儘管三天兩頭病著，有時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爲了外出訪貧、募款，這才主動要求家人帶她上診所打針、拿藥。

媳婦心疼她不惜有病，一心一意幫慈濟濟貧、蓋醫院，苦心勸道：「媽媽也是病人，家中也正背負喘不過氣來的債務；媽媽跟著師父幫助貧病的人，我們家的處境不也是既貧又病？把自己和家人照顧好，能力足夠了再去幫助別人，不是更踏實嗎？」

林玉蘭聽了這番話，無言以對，但不是被說動；上人「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理念，依舊支持著她關心別人的苦勝過自己。



歷經首次動土卻配合國防需要易地的打擊，當慈院現址土地底定後，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在台北市仁愛路空軍官兵活動中心介壽堂舉辦首次建院義賣，擴大傳播慈濟建院理念，也恢復民衆對建院的信心。

【番薯藤的力量】

悲心牽動，在地婦女率先

「跟著師父走」

幾次刮著家中米缸，就快見底了，李時從沒想過要短少每月的功德款。吃不了乾飯可以吃粥，摺節用度，日子擠一擠照樣過得去。

想起好友林玉蘭長年生病，也一心一意幫著師父募款；她家裏窮，看病曾向醫師商欠醫藥費。「生病的人，腳步恨不得早一點到達醫院！」李時想著，醫院設在花蓮，在地患者也可省下搭車的錢，對貧病者特別有利。

她積極募捐，也將師父的慈悲告訴居住台北、台東、高雄的親友。透過他們，慈濟的力量有如番薯藤一般拓展開來。

在花蓮南邊的玉里鎮，鴻德醫院「先生娘」陳靜枝正在

醫院裏忙著。兩位哥哥、一位姊姊死於醫療缺乏的年代，陳靜枝幼時立願投身醫護工作。婚前從事護理，婚後隨著擔任外科醫師的先生開業，她主管行政。二十八歲認識慈濟後，她開始在鎮上訪視貧民、募善款。「師父要蓋醫院，我們當然贊成！」醫療本是救人的工作，陳靜枝不曾懷疑。

「中山路朝北飯店歇業，師父去看這個地點；林森路尾的保齡球館，師父也去看。但師父說這些地點太小，沒有腹地，並不理想。」

上人所要興建的醫院，自有格局。除了縣長吳水雲，地方人士、護持會眾也在幫忙打聽，土地從市區看到郊區。

玉里是個小鎮，居民多為農民及勞工，開碾米廠的已算是有錢人，能募到的錢並不多。樂觀爽朗的陳靜枝已確定

所要走的這條菩薩道，那怕建院土地仍不確定，「師父看得遠，弟子跟著走！」

「慈濟是由一群女人開始的。」二〇〇五年新店慈濟醫院落成啓用前，看著志工動員協助景觀工程的壯觀場面，上人不禁回想起創辦第一家慈濟醫院的情景：「當初在偏僻的花蓮，得重病的人無語問蒼天。我自不量力，想蓋一所設備精良的大醫院；而唯一對我有信心的，就是那群女人！」

【跨出東部尋找資源】

沒土地、沒錢，街頭巷尾募愛心

「花蓮三十萬人口擁有門諾、八〇五軍醫院和省立花蓮醫院，醫院是不缺；可是醫療品質與北部相比，落差很大！」花蓮委員林素雲指出，花蓮當時環境封閉、民風保守，沒有

大型企業，民眾經濟條件無法與西部相比；籌募建院基金勢必跨出東部，尋求更多資源。

過去，上人每年兩次行腳至北中、南區，帶著在地委員訪視貧戶；爲了建院募款，開始到台北講經，藉開示佛教經義結合濟世理念，度化人的愛心，號召大眾響應建院。

早年北部沒有慈濟人固定聚會地點，每次上人北上講經、面見熱心人士、參與建院會議，多在委員家中落腳。紀陳月雲總是一大早到菜市场買了大包小包，煮飯給大家吃；待聚會結束回到家，身子便往床上一攤，先生時感到納悶！

紀陳月雲一向養尊處優，本來在小學執教，第二個孩子甫出世，就辭去教職專心相夫教子。由於家裏僱有傭人，她便乘著白天先生上班、孩子上學，正好外出「做慈濟」。

「我跟人家說，我在做『慈

濟』，很多人問我：是在做什麼『廚具』？」源起於花蓮的慈濟功德會當時少有人聽聞，紀陳



花蓮慈濟委員尤能體會在地醫療匱乏的狀況，為募款多所奔走。鄧淑卿（右二）長年以護理專業投身義診所志工，簡美月（左二）、林碧玉（右三）陪同上人四處覓地；奔走長街陋巷勸募更是眾人對上人悲心的實際護持。



月雲和其他委員一樣，於市街巷弄口耳相傳著：「花蓮有一位師父要蓋醫院……」

在台北講經廣召來眾，許多人聽到師父的身體這麼不好、力量這麼單薄，卻要蓋一間這麼大的醫院，「我們若不幫忙，誰要幫忙！」北部信眾給予的回響，讓上人擁有信心再朝南部走，為建院募款開始了拋頭露面的日子。

醫院設在花蓮，西部人看

不到、用不到，所需資金龐大；上人既沒土地也沒錢，憑空向人募款確實不容易。不過，台中的薛素貞生起強烈護持的心，「基督教、天主教在台灣蓋醫院，佛教還沒有！」

十三歲開始拜佛、十三歲皈依，曾有家念頭的薛淑貞第一次到靜思精舍參訪，見常住眾以道場為工廠，製作棉紗手套、蠟燭作為生活日用，並以救助艱苦人為大願……她大

獻出您的愛心・讓千千萬萬的人受惠

義賣

佛教慈濟聯合醫院籌募建院基金

慈濟

217

時間
73年12月23日(星期日)
上午9時～下午2時 一般義賣物品展售
下午2時～5時 貴重物品公開義賣

地點
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141號

花東地區首座現代化醫院，佔地十公頃，由各方大德捐獻興工，目前鉅額建院基金仍有賴……十方大德長期響應，期待您以慈悲為懷，濟世為志，隨分隨力，共襄盛舉！

佛教慈濟功德會

上：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底，慈濟在台東介壽堂以及玉里佛教蓮社展開兩天貧民義診；圖為在台東市介壽堂義診的情形。當時上人方提出建院構想，這群長年參與義診、深體東部民眾求醫苦境的花蓮慈濟委員，全力支持上人建院的決定。

下：為籌募建院基金，慈濟在台北舉辦過兩次大型義賣；民眾熱忱捐獻珍寶或善資，希望化金塊為磚塊。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慈濟》月刊封面，呼籲讀者參加十二月的義賣活動。

生敬佩，自此加入慈濟。

她靠著兩條腿、一張嘴，在親友、鄰居舊識之間募款建院，「靠的是自己的信用！」她說。有時往人家裏跑了六、七趟，才終於說動他人願意捐款；然付出時間和真心也曾換來一句奚落：「透風落雨攏來收錢，你沒有分一半，我不相信！」便將她趕走。但薛素貞從不氣餒。

「只要吃七分飽，留三分做善事。善根不要斷，行善要繼續……」薛淑貞也在公司向員工積極勸善，大家同意從薪水中撥出一部分贊助慈濟。

【做大事要耐磨】

矢志蓋「大家的」醫院，讓人人有機會造福

民國七十年秋天，一位日本人有意捐款兩億美元贊助慈濟建院。這應是件好消息，然

上人沒有接受這筆當時相當於八十億台幣的鉅額捐款。

「有錢做事不希罕！」王成枝了解上人不接受日人捐款的用心，他說：「一個外國人都能想到東部醫療資源不足，本土的人怎可以沒有這一分愛心？師父的意思是要讓大家有機會來造福。」

王成枝是上人口中玉里鎮的「土地公」，長年深入關懷慈善個案；正因了解貧民生活，很早建議上人一定要設法解決窮人生病就醫這件事，因此無論如何支持上人創辦醫院。

當第一塊土地動土後卻被軍方收回時，上人曾打算將所募得的善款全數發還。那天，師徒對望相泣，王成枝也紅了眼眶；但年長上人二十歲的他起身安慰上人：「做大事不容易，要有耐心、要磨。」

「做善事，收多少、救多少；但是蓋醫院，工程動工

了，一定要給人家工資。」明白上人眼前缺的是一筆大錢，而「坐在家裏，錢不會自動送上門。」於是，王成枝靠著長年扛布匹上山販售所鍛鍊出來的腿勁，走遍全省勸募，每次出門總要花上好幾天；至今九十高齡的他仍有許多西部會員，翻山收款依舊是例行常事。

慈院第一次動土，來自各地的男女老少紛紛做起小工，黃張乖也從台北到花蓮，冒著冷天在泥濘的工地鋪填粗糠，整理雜草樹枝，「爲了慈濟，再重的負擔也會拚命做！」沒想到一個多月後聽到土地被軍方收回的消息，「好像被倒會！」黃張乖形容大家當時的沮喪。

爲了募款，黃張乖顧不得時而因腹部肌瘤造成的貧血、暈眩，依然在外奔波；後來醫師建議將肌瘤切除，她衡量術



後必須休養、無法外出收善款，竟然決定不接受治療，希望時間讓病自然好轉。

「上人每一次為工程款操心，委員就拚！每次看到上人流淚，大家回到家還在哭。」黃張乖嘆了一口氣；募款期間



她日日禮拜大悲懺，祈求觀世音菩薩加被，讓上人早日完成理想。

【螞蟻扛大繩索】

堅信上人

「信己無私，信人有愛」



在機場海關上班的林月雲，習慣別人的「拜託」；向人募款，主客易位，剛開始還

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六日首次大型義賣，現場人頭攢動，政府官員到場嘉勉，十多位熱心的演藝人員亦協助拍賣。

有點兒不習慣。

「我是介紹人家來種福田，不是去求人家；既然錢不入我口袋，態度可以不亢不卑。」自我心理建設加上個性中的那股豪情，林月雲連等公車也能捕捉流動的因緣，大方向陌生人勸募。

她將肩上的時髦皮包換成大布包，腳上的高跟鞋換作運動鞋，還剪了一頭短髮！從頭到腳清爽俐落的改變，是爲了進入民國七十三年至七十五年建院募款的「衝刺」時期。

民國七十三年，她到中部某道場打齋、護持法師受戒，回程經過東勢大願寺，看著寺院供奉的地藏王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多大的願力啊！」她心想：「我爲何不敢像地藏王菩薩那樣發大願？」回到車上，她對眾宣布一件事——要爲慈濟建院募一千萬元！

那時在台北買一棟房子不

過幾十萬元，林月雲並不覺得自己妄下詭語，「慈濟醫院並不是募到了錢才開始蓋。上人信己無私，信人有愛，是我信心的來源。」

「願力真不可思議！」才半

施工中的花蓮慈濟醫院，結構體完成百分之三十時，台北慈濟委員規畫了第二次大型義賣。花蓮委員整理來自各界捐贈的義賣品、台北多位名畫家在松山寺聯合揮毫贊助，志工以吹風機烘乾畫作。



年，林月雲已實現這個願望。

多方經營西藥進口代理、建築業與精品店等生意，又身兼「先生娘」的蘇美女，是一位事業心重又心懷慈悲的善女人，見貧病人家上門求醫，往往免費施藥。爲了協助上人籌建醫院，她在先生的支持下，放棄衣著光鮮、輕鬆賺錢的好日子，因爲與上人悲心相契，她甘願穿梭街頭巷尾去勸募。

大過年裏，許多人利用難得休假出遊，但蘇美女從初一到初五，天天出門募款。人脈甚廣的她，雖然募得的榮董成林，但她並不以此自誇，「向人募款，也要『產品』本身好，『推銷』才有好成績！」藉此比喻「慈濟」在她心目中是個誠正信實、真善美的團體，才能得到社會的肯定。

法號靜冠的她，自我解讀要成爲「募款冠軍」，對她來說雖然容易，可也曾經遇到考

驗。民國七十三年間，她第一次募得一間病房，可是對方支票到期卻跳票了！她去向那人要回收據，得到的答覆是已將收據燒掉。

「先生說，是我做事沒經驗，當然要自己墊這筆錢。」就在蘇美女去銀行領錢之前，上人請精舍德融師父打電話來說：「委員募款太辛苦，不能再讓你賠錢，我們會處理……」

從這個「假支票、真收據」事件當中，蘇美女並非得到一個受騙的「教訓」，反而是先生到花蓮見上人後，心中感動進而歡喜地將妻子「布施」出來，讓她全心做慈濟，且認捐百萬榮董。

而募款其實也是辛苦的。七十三年間，她在募款途中找不到素食店用餐，後來體力不支暈倒在中央分隔島上。她聽見車輪聲呼嘯來去，差點從頭



頂輾過，狀極驚險；驚魂未定勉強起身，見膝蓋噴出血來，她踉蹌地走到對面巷子裏邊扶著牆，一時放聲大哭！

家庭圓滿、不愁吃穿，她哭，不是感到募款的委屈或辛勞，而是在心中吶喊，自己學佛這條路「道業未成，願盡未來力行菩薩道……」

「就像螞蟻扛大（繩）索！」上人曾以蘇美女為例，當著企業家李宗吉等人的面，盛讚這許多看似平凡的委員，特別是不要小看女人家！

【慈濟列車愛心輸入】
一塊磚、一把沙，
都是無量功德

佛陀成道之後到處講經，很多人追隨他出家；當時出家人仍過著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修行生活，於是佛陀呼籲大

眾護持僧伽建造精舍。

一天，他與弟子外出托鉢。一個正在玩沙的孩童見佛陀來到，抓了一把沙放進佛陀鉢中，說：「這些沙是要讓你蓋房子的。」佛陀歡喜帶回這把沙，並為孩子祝福。

上人引用這則佛典故事勉勵大家：「只要以最虔誠、最歡喜的心來捐獻，一塊磚、一把沙也是功德；集合起來力氣就大，人多力大，人與人彼此仗彼此的福，就可以完成大事。」

爲了接引更多人發善心，各地委員帶領會眾參訪靜思精舍，親自了解上人的理念、常住生活及建院情形。

紀陳月雲說，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北迴鐵路全線通車後，台北到花蓮當天可來回；她雖然也買坐票，卻常坐在他人座位腳踏板上「開講」慈濟故事，一開口往往欲罷不能，時

間不知不覺過去了！

每帶二個人到精舍就可能發揮一分力量，最高興的莫過於有人願意發大心。曾經，紀陳月雲陪同一位心情不佳的婦人到花蓮散心，對方在火車上聽出她在募款，連忙說：「我可是『沒手頭』（意即，不管帳）的喔！」結果，人到花蓮、見過上人，也看過建院預定地，婦人一口氣捐出三十萬元。

「帶一個，就是一個希望。」紀陳月雲說：「捐款人都是被上人度化的，我們只是橋梁而已。」

紀陳月雲不僅向人募款，醫院落成前後捐出的私房錢不下一百萬元。「建院不能少我一分力量；能做的，我要自己做。自己先做，才能募到別人的錢。」她說。

企業家夫人文素珍抱持相同看法，「向人募款，自己要捨得捐，過了這一關才能邀

人布施！」自從加入慈濟，她的穿著愈來愈素樸，後來也把放在銀行保險箱內幾乎不再用的珠寶和金錶，全數捐出義賣。

個性開朗隨和的文素珍很會招呼人，常自掏腰包買機票招待想了解慈濟建院的人搭機回靜思精舍，因此有人形容她是個「常替航空公司買位置的人」；但她認爲只要讓「有心做好事」的人付諸行動，便有了代價。

「每次精舍冬令發放，帶人回花蓮實地了解，就會感動人出來做慈濟！」屏東委員陳榮慶說，很少有人看慈濟做的事而不感動；每次安排屏東到花蓮三天兩夜的參訪行程，單程就需要九小時，正好在車內說慈濟、談佛法。

【天真與世故】

激勵人心，也要堅持誠正信實



慈濟醫院將動工前，報社記者邱錫英發了一則新聞，標題是這樣下的：「慈濟醫院即將開工，目前募得八千萬」。

「我那來的八千萬？」一見報，上人嚇壞了！立刻請人去問清楚，請求記者更正。

「師父太單純了！蓋一間醫院需要六億至八億，竟然只募到

三千萬！差距那麼遠，鬼看了也怕，誰還敢捐！」邱錫英說，他才不過寫了八億元的十分之一，這個數字至少還有點分量，大家也才有信心繼續捐款。

上人這才明白——難怪有人戴勞力士表、開名車去向銀行借錢，原來是要增加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分量，這樣才可能借

得到錢。「原來，我要做事還不能說沒錢啊！」

就這樣，邱錫英以他的世故幫助了天真的上人；後來還以其媒體專業，成為慈濟早期的文化志工。

慈濟從一個月七百元捐款做起了慈善；草創醫院也以僅募得的三千多萬追逐八億經費。期間，上人常透過全省委員會聯誼會說明募款現況；大家明白資金難籌，卻還是懷抱信心，委員之間也有默契：就算在外面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回來給師父蓋醫院。

得知慈濟呼籲大眾參與建院，原本接受慈濟生活補助的樂生療養院麻瘋病友，主動要求停濟，轉而節省微薄的生活費甚至捨出長年蓄積的「棺材本」，響應建院號召。民國七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上人專程拜訪樂生療養院，感恩院友發起「心蓮」活動，造就救人的醫院。從花蓮慈院籌建迄今，二十多年來樂生院友護持慈濟醫療志業的捐款，與他們的善心一樣難以計量。（攝影／黃錦益）

募款以「誠正信實」為原則，即使委員發起義賣，上人還是如此叮嚀。

陳榮慶憶起當年檳榔價格看俏，屏東放眼望去盡是高瘦的檳榔樹，「三棵樹苗一百元，一粒檳榔就可以賣二十元，一甲地年可收入一兩百萬，簡直是『暴利』！」陳榮慶算算，這不失為建院基金的「搖錢術」，突發奇想地建議上人在醫院四周空地種植。

上人非但不同意，還指示他連自己私人用地都不可栽種，「種檳榔對人有損無益。」上人強調。

記得第一次到精舍參訪，台南余水龍等人四處找不到功德箱，奉上供養金被上人拒絕；憑藉這一點觀察，余水龍認定「上人做事一定會成功！」面對會員質疑：「醫院蓋得起來嗎？」「醫院建好，找得到醫師嗎？」他都只管回答：「師



慈濟榮譽董事建院也護院，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慈院啓業前夕，榮譽董事曹仲植父子（左起）、第一任正副院長杜詩綿與曾文實，及第一位認捐建院經費的陳燦暉教授合影。上人感恩大家對慈濟的愛念與信心，也表示一張「榮譽董事聘書」，實難表達對大家的感恩於萬一。

父會設法。」

高雄委員涂茂興即觀察到上人建院的毅力：「水性雖弱，石性至堅，然若以流水日夜滴石不息，其終久必然穿孔。」

醫院啓建後，薛素貞帶領會員參觀工地，眾人莫不心生歡喜。「大家現在摸到的牆，是你們捐出來的水泥；這家醫院每一根鋼鐵、一粒砂、一包水泥，都是各位大德出的錢。大家也是慈濟醫院的『董事長』之一喔！」

不論來自何地，也不論捐款多少，頓時都與東部這家醫院有了親密的連結，也關心著它的成長。

【布施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有心，比有錢更可貴

上人一步步堆築千秋百世的醫療志業，促使委員向更多識與不識的人展開「化緣」，過程猶如徒手鑿井，卻也牽動了數百萬人的愛心。

「布施，不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是有心人的參與。」上人常說。因此，即使靠著做手工或替人洗碗、幫傭、清掃街道的市井小民，也參與了建造醫院的大工程。又有孩童捧著沉甸甸的撲滿來到上人跟前，捐錢「給師公蓋醫院」；甚至，許多原本手心向上、接受社會資助的人也有機會布施。

「上人籌建花蓮慈濟醫院時，我們還是慈濟的感恩戶！」樂生療養院棲蓮精舍念佛會會長金義楨就說，民國六十七年，上人第一次探視院友，得悉他們的需求，每月補助癱瘓

病房一萬元僱請專人照料老人生活，以及五千元加菜金。

拿出自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出版、妥善保留至今的《菩提樹》雜誌，金義楨指出，當時雜誌主編朱斐居士以「發揚慈濟精神——並為籌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呼籲」為題，發表文章介紹上人的濟世悲願。內容打動他在念佛會院友之間發起募款。

「民國六十幾年，台灣佛教道場仍以拜經懺居多，濟世觀很少。」金義楨說，上人呼籲建院前，台灣雖然也有佛教醫院，但即使由教界長老所創辦的醫院也不成功。

民國七十一年，樂生院友得知慈濟善款乃由會員點滴捐款匯集而來，主動請慈濟停止資助，而且加入會員，捐款給慈濟。不只如此，隔年七月，他們發起三年護持建院計畫，每人每月從一千兩百五十元的

生活費當中撥出一百元幫忙蓋醫院。

「我們都是病人，知道病人的苦。我們幸而有政府公設醫院之收容和醫治，能免受病壞和凍餒之苦。但是在社會上，還有許多不幸的病人，正在受著貧病交迫和失醫的煎熬，尤以窮鄉僻境為甚……」金義楨以此公告鼓舞院友發心。

每一位麻瘋病友都親身體驗過醫療不發達、無法接受良好治療所造成的遺憾，加上棲蓮院友也是佛教徒，無不歡喜響應這一所佛教醫院的興建。

院友陳小蘭三、四十年來從一天六毛五、每個月八百元……微薄的菜金中點滴節省，好不容易存了九萬元，本打算拿這筆錢供養寺院、安奉祖先牌位，在這時，她慷慨捐出六萬元。

患有尿毒症的翁花也存了五萬元捐給慈濟，唯一的希望

是上人能爲之「消災」；院友林葉告訴她，靜思精舍每月發放日必誦《藥師經》，功德回向一切眾生，這等於師父替所有人消災，而且「幫助師父蓋醫院，讓人人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將來減少尿毒症患者，就是爲自己消災！」

樂生療養院最爲慈濟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民國七十五年，由院友宋金緣發起了「賣心蓮」活動，號召每人捐助一萬元建院。這個募款活動經過院友大力鼓吹，加上主持廣播節目的慈濟委員柯美玉將院友間一個個難行能行的感人故事曝光之後，達到了拋磚引玉的效果。

花蓮慈濟醫院建設完成一年多後，民國七十七年，院友們聆聽上人開示的錄音帶，得知慈濟醫療志業的全盤計畫，二度發起「賣心蓮」活動。賣心蓮活動期間前後兩年，樂生

院友共募得一百多萬元。之後，舉凡大林、新店、潭子分院的興建，也都有他們的愛心在其中。

慈院第二次動土後不到一個月，委員號三號的花蓮資深委員靜宏往生，臨終前她告訴上人：「師父，我真怨嘆！醫院若能早三年動土，我就可以幫忙師父；現在我恨自己無力幫忙……」

上人不捨地說，多位老委員往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對醫院沒有盡到責任，最大的遺憾，是看不到醫院完工……「我們算是很幸運的，因為醫院即將要在我我手上完成！」

籌畫五年、興工兩年四個月，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花蓮慈濟醫院在眾人歡喜的淚水中落成啓業了。慈濟醫院從無到有，是一樁奇蹟，也帶給上人無比的信心。

「建慈濟醫院相當困難，但

在這之後志業發展快速，與醫院建造成功、提高慈濟信譽有關。」金義楨點出建院成功的意義。

【迷你袈裟穿校醫院】
建院之後護院，
二十年來腳步不歇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時任行政院長的林洋港先生在慈院啓業後首次蒞院訪問。曾經主持慈院第二次動土典禮的他，三年多後的此行，驚訝地發現——慈院真的落實病人「免收住院保證金」制度，且對經濟困難而付不起醫療費的病患更給予優免；而醫院裏除了醫護人員，還有許多志工迢迢從西部來院服務，「整座醫院看起來朝氣蓬勃，充滿活力！」他形容。

「慈濟醫院就像我們共同認養的『小孩』。」文素珍比喻委

員和慈院的關係。當這「孩子」出生，父母兼有養育、教育之責，所以醫院蓋好了，委員沒有就此休息。

身著志工「迷你袈裟」、穿梭院區服務的身影，成為慈院有別於其他醫院的最大特色。

慈院啓業後連續八年，陳錦花承擔協調北區醫療志工前往花蓮服務的人力。腳步踏遍慈院前、後期工程各樓層上、下。走著走著，二十年後的今天，那步伐逐漸變慢了……

現年七十一歲的陳錦花，儘管膝關節退化，自慈濟第五所醫院——新店慈院啓業以來，每週二、四分別在嬰兒室、骨科門診服務。雖然兩腳禁不起走太久、站太久，還是在婦兒科病房坐下來抱抱嬰兒、關懷孕產婦並分享生活經驗；而在醫院初啓業、行政作業繁忙時，她們這群志工也猶如慈母般關照醫護人員。

「花蓮有位師父要蓋醫院……」訊息越過中央山脈，在台北街頭巷尾傳頌著。為了響應這個悲願，一群群善女子踏出家門，靠著雙腳走遍大街小巷，帶動有錢沒錢的人，齊力來做「救人」的善事。上人曾說：「為了偏僻花蓮無語問蒼天的重病者，我自不量力，想蓋一所設備精良的大醫院；唯一對我有信心的，就是這群女人！」圖為台北委員民國七十三年返回花蓮靜思精舍。



新店慈院啓業第一年，家住石牌的紀陳月雲在醫院附近租房子，好就近擔任醫療志工，週末才回到「先生的家」。老來伴變成時下社會流行的假日夫妻，多不容易！

而在玉里慈院，六十五歲的陳靜枝忍著雙腳韌帶發炎，時常在院區走動；站在愛護鄉親以及維護醫院的雙重立場，始終扮演著醫病關係互動最好的橋梁。

從慈善到醫療，進而開拓教育、人文志業；從第一家慈濟醫院，到今年預定啓業的第六家——台中潭子慈院，上人的腳步飛快；年邁委員的步伐那怕有些緩慢，依然沒有停止下來。

他們靠著兩條腿緊跟著上人，在歲月中奮力走出了慈濟醫療網，讓醫院發揮搶救生命的良能；無形中，也創造出自己不同的生命風光！